唐宋元諸名公文集

漢書門

漢書門	
類	
號	三七五四
函	一四二
架	一〇
冊	二四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三七五四
冊	二四
函	三六〇
架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3)	
函號	360	57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李衛公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帝怠荒於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再進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及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吾甫又爲帝謀討劉河蔡鄆

浅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修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糙具德裕奏不報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日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赴因牟擅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時帝昏荒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帝方惑佛老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妄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息元果誕謫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去之踰年徙劍南西川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蜀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剃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僃南詔

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處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平章事封贊皇縣伯建言朝廷惟邪正二塗正必去邪邪必害正俄而宗閔罷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訓注皆怒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知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遂貶德裕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乃徙滁州刺史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武宗立召同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帝嘗疑楊嗣復李玨顧望不忠遣使叛者德

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固諫所追還使者、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來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時議者不一、武宗從德裕議、而回鶻逐敗、進位司徒、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發諸道兵討之、澤潞平、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改衛國公、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奉册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讎、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狥成其寃、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高、高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久、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艸亭

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
生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

李丞相文集序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纂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
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亂伍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
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緜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
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
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
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
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綴委於執翰者亦非

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作將相
蹤也厥後寢微寢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
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馬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
燕許角立於玄帝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
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
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
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
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御史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
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
允協神度每形庭奏罷別承天睿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
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
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
文○体○嚴○皇○詞○意○深○貴○在○唐○文○中 此為近漢之作
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
朝庭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伯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
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儼然有求互之思乃
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
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衢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强禦嚴之
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坦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徒之公
獨運沉機上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兇贄披
抉腥膻解讙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未藝門

為首亂之地長安垣蒙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張仲武掃除燕亂
滅獲仇讎奏揚威神乃底靖仍頒勒石於陰山之塞以顯聖功飛章上
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明命舒展格吉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
星現不寐而白鳳來乾諸侯不朽之勳廣元后無為之化公於是有幽
○○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乃敢揚
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牙撓天聽帝凝思奮神武公思馨奇謀且
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死輒渠受戮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
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
小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
山勁卒是為唇齒實曜因依不若來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
選使臣以勞諭之徽旨刑賞以勸戒之魏侯勁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
收泜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
旌旗盜晉陽之莞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
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
是互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爪牙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
仇讎則是奬彌年逐主之風長冐頓躬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
謀勿成繇是洞戍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册防微慮遠必契
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刼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
書奏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衰尚之頭顱二塚葬蚩尤之
肩髀歡聲雷裹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

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崇英可汗獻琛輸寶越自絶域通於朱朝文畢伯士鳳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雲圃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謝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今陰可就上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幾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疎於封章達於旒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于虛而唳不同世者論功較德耶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命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三年殲醜虜頌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詩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神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蔡縟文質類於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庭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太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臂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為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閥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輙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

至自洛以典誥以命示於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惕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濫辭讓不及因濟絜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蟾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鵰鶚不傳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尤右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滕而不在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雖為文雄而不至廊廟自是已降其類實煩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清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乎厥躬華夷仰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或雒品彙之應龍人中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近日應酬文字油滑成風全書不覩兼昧平生重贄一臨嘉言輒付其高者縱能陡發議論自成佳篇不知與其人其書何所取也此序尚有古人序體可振頹俗葛端調

李文饒集選目次

吳部　葛　鼎　靖調甫
　　葛　鼎端調甫　評輯　弟葛一鼎紘調甫同評

集序

鄭亞一首

冊文

上尊號玉冊文

制詔

贈裴度太師制

授狄謙謨兼益王傳鄭柬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賜劉禹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賜石雄詔意
奏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議
議禮法等大事
表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賦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白芙蓉賦并序
蚍蜉賦并序
振鷺賦并序
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
神道碑銘并序

記
掌書記廳壁記
箴
丹扆箴并序
舌箴并序
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袁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論
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賈充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近倖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李文饒集

李德裕

○○○上尊號玉冊文

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稱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為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亂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暢○光耿四海○玄德莫鄰○天仗大賚○日角見表○志氣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長居極而天下無邪○矣○繇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盤於田○不邇於色○自閑壼以施王教○繇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孽乾綱○擇聖紀○修

舊典協誠質抗嘉壇款泰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
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嶽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孛消
發倉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
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言訓是學緝熙於道天文炳煥雲漢其
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於羣黎威霆
動乎絶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烝烝而
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慶劉之罪興惻隱
之仁回電收霜爲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
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干辰而郁陰驂和景晏溫卿
雲絪縕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
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
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至
夫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
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變夷震慴之謂
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
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
戒其躭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
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嶽揚休命有陳謨發榮之光烈　葛端調

○○贈裴度太師制

李德裕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懶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艱危於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叶條風孰見其喜慍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痾威鳳莫翔於舊沼虛舟長注於夜川俎謝之初朋黨異義贈典不稱人情欝然屬告類上玄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昔豈必望鄭侯之壟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為勸可不務乎

湛澤六經風雅皆自然之妙　葛端調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李德裕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惟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令猷、百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粤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爰絲匡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橈、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懼欤。

漢詔詞高然意不無饒處。此却字字深穩。非俳體所致也。　葛端調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李德裕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況朗璜近因陛見乃能庭爭執以言責本於忠誠昔峻岅乘危爰絲攬轡期門近出次況當車楯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顧已諧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思可

簡而蒸　舊端調

○賜劉沔茂元詔　李德裕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申令誓衆令則其時況蓐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動色應節而糴芒洛爾帥臣爲予之佑得不敬順天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耵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元逵久蓄忠憤爲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險阻拔宣務要害之壘絶堯山應援之兵既以枕咽必當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朕彼凡爲將帥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欒伯之遷延且不副於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軍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旗旗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兼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之今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羌漢宣帝詔曰太白出高用

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徵詞婉致責備之意自顯葛端調

○賜彥佐詔意　李德裕

卿累當大任實揔元戎既行節制之師須務綏懷之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搴旗深入本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況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耳為貳吳漢征蜀劉尚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覘陰山副之公謹近者劉沔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太破回鶻朕以石雄近摧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諳練士卒今輟自天德與卿副須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倘能挫覆妖巢亦自勲歸元帥勉於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圖丕績

誓兵行陣之詔乃能溫文深至可令武人消冐績之私生協恭之誼

賜石雄詔意

李德裕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師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辨叢盤丈八之矛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侯龍驤建旆必叶渡江之誤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弭方畧埶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繞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繇衆寡知卿能辨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玠

十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稀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帥啓千乘之行舉必責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恢如有休無愧喉舌之司　曷端調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李德裕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羣能惟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兵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大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

千后禮宮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
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
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
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
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强侯締交藩鎮甚衆貢賦不入
刑政自出苞苴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
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
所逐上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韋皐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
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奕棋

梁吳兵同於掘轍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順天
行誅元年僇惠琳暨關錡季年集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衝而召或執
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
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偁中宗不得
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
等竊思此謀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
為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
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
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主道
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謀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奉

宣卿等所論至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準量百王規摹當代無議上之嫌不獨文采之高雅其體尚良可法也葛瑞調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李德裕

右今月十二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奏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合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總而納諫司馬桓侯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識其本被為詐則

知先發後繼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極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為黨也何者（劾筆）為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詠夷以王制言之非下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繇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魯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為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攜挈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歙歙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惟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屈不進孔門頹典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輙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高文簡質○非可法擬）

用黨之禍國自古已然讀至此文末幅真可痛哭　葛端調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李德裕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進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今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重諫官之秩自是瑋論然朝廷不乏重品之官重秩未聞在禁言之

例何諱諱發口之艱耶吾又惧增秩之適以三緘也昔人有言忠怠於官成吾輩今日晤對古人俯仰時事不可謂中無勃發也立朝之日此語當與諸君交勵之　葛端調

○議禮法等大事　李德裕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為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駮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先據經義次引史策此漢廷章奏之準也今日朝報進對之文所以不可讀者皆傷於自為意見遺却前段耳葛端調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李德裕

臣其等伏奉今日制折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祆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弘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遇大聖孰能拯之臣其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垂拱而理不可得而言也厥後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嘗有外夷之教黜中夜之氣東漢楚王英始盛桑門之饌淪於左道桓帝更增犀象之飾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雖君非大聖臣非上哲然猶祖尚老莊乃爲愈乎未是尚老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俗薄襲孫權之獎政始建塔廟乃

譯梵書宋齊梁陳其教浸盛好大不經之說陋乃詩書因報拔濟之談
隆於仁孝運祚浮促篡奪相尋二百年間五變朝市君無殷宗之福臣
靡衛武之年感驗寂寥斯可明矣高宗神堯皇帝方欲剗除斯弊掃刷
中區時屬宰臣蕭瑀本梁氏之子孫尋覆車之軌轍廢格明詔以迄於
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增構一巖之秀必極雕鐫一川之腴已布高剎
鬼功不可人力寧堪耗蠹生靈侵減征稅國家大蠹千有餘年伏惟仁
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明紹於天粹合於道黜霸
圖而功盛入聖域而德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蔽思必
無邪先定宸心獨發英斷破逃亡之數皆列齊人收高壤之田盡歸王
稅正羣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為後王之法巍巍功德
煥炳圖書臣竊位樞衡莫能裨益愧無將明之効徒懷鼓舞之心千古
未逢百生何幸不任忭賀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費人功據膏攘為逋亡之藪是釋氏實實耗蠹國家虜數語折得心
服葛端調

畫桐華鳳扇賦并序

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雅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兮綵江曙粲鮮葩兮泫朝露樹嘩嘩兮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負且倚當暮春兮發英蕤豈鵷雛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彼零露兮甘且白涵晚月兮酒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麥桐非人間之羽翮遠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飡珠於芳蘂飄飄兮疑振羽於先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潔兮

畫桐花鳳扇賦一　十七

如霞点有美人增華點綯雀伺蟬而輕騖南朝画扇尤重蟬雀女乘鸞而澈眄未若繪斯禽於玲瓏動凉風於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高歌之孤轉庶玉女之提携列昆墟之瑶宴乃為歌曰

青春晚兮芳節闌敷黛華兮蔭碧潭美斯鳥兮類鵷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縈繪於氷紈雖清秋而已至常愛玩而忘飡

擬物形容劉應諸公頗極化工之巧乃尺幅之內宛然兩都四詩之風格則非大手不能矣 葛瑞詞

白芙蓉賦 并序

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蕚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朱明夕霽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深誠有感於逝節更新得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搖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蜂濯漪暫覩其明月復似處子映松遥覿其氷雪煥列宿於長河耀良辰於方折點白露於葭菼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枻入澄澨楚詞曰楚人呼池澤中曰澨度柳杞越蘭蘅裴回容與放志遺榮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潭平飛灘鵜起鴻鵠揮水

珠而濺葉連波紋而抗莖傳羽庇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涘而轉清既而稍憩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漪瀾靜無夕靄又如遊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採蓮於湍瀨舒蘊藻以為席倚立荷以為蓋發巧笑之芬芳感佳期之來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葉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貽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華容繇是南國之姝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裾於磯岸日謂降玄冥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梗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秋水濶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莫花黯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領如玉兮無冶容

工巧紗羅洗穢六朝其轉處真可當蕭韶之奏

荀端調

蚍蜉賦 并序

李德裕

此蹠多蚍蜉所居臨流實繁其類或聚於袵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為此賦令稚子燁和之

惟江澤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夤緣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漏山阿無乃虞吾身而為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媧德之鏖觀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偁焉戴粒而遊咎臣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驟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弈弈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逃雷作而不駭澂雨濺而自適生雖瑣細

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蟥而不傷今顧悔咎戢於垣墻豈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公處朋黨之世有欲退而不能者故以此蜉喻之其言有徒凌亂顯然譏刺之微詞至末乘便無勢四語則自傷之極矣葛端調

○振鷺賦并序

李德裕

此郡帶江緣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群飛集於林杪余所居在峰巒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適因為此賦

日之夕矣川陸載陰有羣飛之振鷺顧儔匹而美音始遵渚以亂下若濤起於清潯俄矯翼以歸來疑霰集於平林爾其遊止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湄皎霜容於寒日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歎美羽之翩翩感余生之憂慄若乃不為鵁退常與鴻冥乍回合兮如練忽寥落兮如星陋汀葭之靡靡棲峙竹之青青又似素旄陳於曠野白筆森於廣庭悲夫綠條枝弱巢非所據蕭瑟而多風亦扶疎而受露豈不知陂澤可宿荆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怨摶獸之當路逮乎天清潦收獨

立蓮漪意態閒暇羽毛襂纚或暫注而得遊儵或終夕而宇空陂隱青莎以延佇若田父之輟輜重詩曰振鷺于飛于彼滄洲聊自適於遐曠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羽於宛丘信茲禽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羣鷗

詞調清琢立肯亦峻　葛端調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德裕

夫隴坻長松必備明堂之制荆岑璞玉終為大國之寶士或褰漁釣而遭時會亦有披荆榛而贊王業求之古何伐無賢大和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實封三百戶扶風馬公以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享年六十三詔贈揚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鹵簿鼓吹葬於京兆灞陵之原馬公即國之盡忠衛主之匡也公諱存亮字季明大父瑾皇銀青光祿大夫考操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趙奢嘗以百萬劲兵號為馬服制秦吞魏因而氏焉厥後文武派分英華不絕武則仲威百蠻鑄銅而表海文

則研道六經、施帳而授業、公繼前業、蔚為茂器、終始一貫、貞明六朝、德宗時、弱冠益仕、風儀夙成、帝欲分綺季之勞、翼皇儲之重、於是輟離武帳、出侍龍樓、質蘭英結珮之韡、規桐葉剪圭之戲、此則史冊之保護也、帝欲秩出納之司、糾梯航之貢、於是副洪羊而實天庫、佐安國而裨氷衡、此又孔僅之方畧也、帝欲具飾車旂、宣明裳服、公於是典其寮寀、重立規模、疊煙霞以散王侯、卷虹蜺而給妃后、卿霤施彰於五輅、日華揉裔於九游、此又斌孫通之文物也、帝欲順時巡以察風俗、光品實以奉園陵、公於是廣靈囿以樹農功、采類宮以列珍饌、法后稷播殖之道、遏嗇夫捷給之詞、此又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昆夷即序、士馬無譁、公於是秩視玉鈐、柴加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懇而暢皇猷、尺籍五翁之勳、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霍、終歸美於程李、此又許歷之副趙奢也、元和十三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兼左街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壘、雷電皇威、斥游墮於五營、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十萬、竭心膂則酬必九遷、貔貅虎豹之師、戲鸛魚麗之訓、文茵貝冑之盛、羽葆雲旂之飾、奉元會則雪霜委積於殿廷、侍郊丘則錦繡施張於原野、公珪璋挺器、禮樂資身、輦下無睚眦之徒、轅門多溫恭之士、知呂蒙於行陣、重郤縠於詩書、晉代名卿、咸授趙襄之舉、漢朝武畧、多繇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佐宣王也、敬宗時、宮掖無虞、蜂蠆暴起、塵驚王座、熊突彤闈、良媛以羅袂當衝、侍臣以藥囊捍患、宸慮未經於細柳、天行俄及於聖皇、何羅之釁始萌、日磾之心

已動、公於是覽羲皇之轡、駐豐隆之馭、關翠辟、而納玄日、闢獸落而留六龍、指麾殄寇之兵、調停太官之膳、羣兇既成於京觀、庶官方及於粟輿、公廼率玄甲而清紫微、奉翠華而入黃道、此又耿介安君父清妖孽也、於是眞食井賦、紀功旂常、文錦玉帶、綢繆蕃錫、公辭榮畏滿、名遂身退、坐樽俎而監淮海、衛瓘之忠勤也、馳軺車而款天關、于年之誠戀也、捐寵綏而授松檟、揚王孫之達命也、歸鄉里而散金帛、蘇季子之行義也、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慎之志、保貞廉而碎首、惡讒慝而忘身、忠惠睹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子所以推公之明識也、公始罷淮南監軍使、詔除內飛龍使、在苒一紀、劬勞六閑、朝習驊騮、莫巡棧皂、無窮譎衛之患、遂趨足交頸之安、瘁精爽於兆辰、播芳烈於來代、旋以

股肱近地、河關要津、爰輟信臣、再監戎旅、繡衣晝行於阡陌、金俎暮奠於松楸、為子為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中不下、天子眷懷舊注、意貞良久、而乃從不奪其志、此又終始之大節、古今之至人、長慶初、其忝職內庭、獲覩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封高柯、霍子孟資性端莊、進有常處、張子穠小心畏忌、每遠權勢、御札盈几、天香滿衣、驂八駿而幸玄洲、捧六鈎而蹌青兕、勲名光焯、當代莫儔、夫人岐國夫人王氏、寶劍蚤沉於清渭、珠光先閟於黃泉、嗣子瓊林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襲重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元其、風禀英才、蚤聞詩禮、守公法度、以紹家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

元貫朝議大夫奚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償儒林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輝厥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期於萬里以其知公故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房紀佳績俾後代知天子聞鼓鼙而憶名將鑒丹青而思蓋臣乃為銘

明堂巍巍天駟前施木帝乘馬是能星馳鳴蜀錚錚車馬是司趙秦同出後有帝枝馬服生趙秦庶交馳戰國更霸迭相盛衰趙困長平秦始開基劉累遠孫翦秦無遺劉即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緜緜尋源乃知貞元年中公侍丹墀一善及物知無不為進退諤諤行無越思明明六聖信任不疑赫赫貞臣顛危必持理身清靜成國雖熙實本兵柄左右皇威內訓七萃七萃如貔外遏百蠻百蠻以綏冬有愛日人心所繫疾風劲草輿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涕洟逮總天廐六閑化釐盡瘁事國形神久疲監視諸侯琴書自怡金印紐綬去之若遺陶徑潘園優游在斯長慶六年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蓋臣其姜原阡松檟兮霜露已滋苑池臺榭兮榛蕪可悲覩塵根兮空嗟蔓艸篆貞珉兮收媿色絲

比擬古人格律得之左氏字句精琢愈益高渾有志於古而下筆失之易率者急以此種文藥之葛端調

○○掌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百官志、偁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為從軍之職、故揚雄偁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健、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為之滿志、師文鼓瑟、劾不可窮、則不能偁是職也、昔安豐侯竇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及竇憲貴寵、班固傳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卽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繇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況河東精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騎、遙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為列藩之儀表、典茲羽檄、代有英髦、間者

李德裕

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作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父嘗典斯職。尋以才識英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衡、以膺謀帥、頃右拾遺杜君為主記、明主眷其忠規、復拜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追、繼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廡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於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紀戎為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轉過處絕不為姿態。腕堅如鐵。葛端調

丹宸箴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邀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倚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診、常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皆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邊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宸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一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友不忌。無俾姜后。猶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二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鼓然亦識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三罷獻箴

漢文罷賦詔還騂騂鑾輅徐驅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廉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四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沉湎舉白浮鍾魏叡修泰凌霄作宮中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五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敞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淵聲

六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豫斯可戒懼

○舌箴并序

李德裕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居守東周、於公曾孫諫議其處覩金石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於海曲、嘗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在植其所言而已矣、豈必緘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楊子稱訥有書、不繇筆言不繇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粤有帝舜、洎於殷宗、龍命惟允、（舜命九宮自禹至龍允以說言乃雍、殷宗夢傅說其代朕命、故曰龍命）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言旋作

義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舌屏讒儒以金口駕說伯陽之誠柔存剛鈌言貴無瑕辯貴善訥則知門猶閉囊不在括是以楊雄悼讒者之寃梅福痛忠臣之結善乎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恃爾言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一言寤而取宰相以舌二寸而為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皤以可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蘇縣衛無警夫莫捫舛向衷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縣匠石之無質楊子曰重則有法輕則招憂言能如是可以寡尤涉歷之言自必危慄

葛端調

○○○三良論

只如叙法有却彩許層折

李德裕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欲縣孝友莫盛於周官欲縣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誰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嘆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為忠乎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矣自周漢迄於唐綏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餘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

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深文正論確可垂誡然三良所以同殉而無異詞者或繇於先君之遺命有不可違是以舉國之人雖欲百身以贖之而不可也夫賢者誠重其死然權不自我此固與匹夫匹婦之為諒而經於溝瀆者異矣葛端調

李德裕

○○○張辟疆論（此篇應入正史作○斷）

楊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不在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鄼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

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繇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義居正繇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辟疆之策不過為曲逆保固祿位計耳未嘗及國家之安危也此亦何可謂之權譎此篇雖駁辟疆而曲逆聽回之非隱然言外雖老吏斷獄不是過也

葛端調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乘非罪見疑可為長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繇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止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常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累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至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論堂

（又陷盎繫絳侯其不得死也宜哉）

（忠厚之論）

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雖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害錯之罪虐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引賈傅並論盎之陰勢傷於仁治罪益無所逃矣 葛端調

漢昭論

李德裕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親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疏賢士景帝信讒讒鼂錯兵解遂殘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因昭帝之明則愈服武帝之知人蘇子謂知人惟漢武非虛也葛端調

○○○荀悅哀王商論　李德裕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臧與我同志稱穿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衛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孫是愚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質薄為數奇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遘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蟥皆得保其生余又聞之

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蠡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嘆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為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哀壯之音復能峻峭不為淋漓之態骨法在伯夷傳上

葛端調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奪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毋氏之心也漢成

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主、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鑒戒、范睢非實心尊秦者也、而昭王聽之不疑、遂能強公杜私、以基霸業、蓋有以辨其所言之理、本不可易也、故必審天下之幾者、然後能斷天下之事耳。葛端調

三國論

李德裕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卞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墉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繇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將濟魏文帝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安國之事、

（夫當 運盡二字）

可不戒懼哉攬權獨斷皆公當日矯枉至論非無端而為此權術之言也夫良臣不時有英君不世出治亂所關事權為重一失則不可復得者可不慎哉葛端謂

○○○羊祜留賈充論

李德裕

任愷庫尹（庫為河南尹名犯廟諱字又非使所以不書山）以賈充邪僻欲其疎遠勸晉武令鎮長安唯羊祜密來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寄心腹惟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顧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稱逸遊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劉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深微之論　葛端調

臣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濟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剋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鴝鵒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世謂三劉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

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諛慶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簡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才全德備大賢以上乃可幾之此文較量前世功名之士不無出入於名節之閒蓋欲使用人者知所容耳非為矜功自肆之人藉口也末數句當時必有所指

葛端調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治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遂以成莊公之孝唐獻犬雁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妃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諫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訐也漢先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

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雖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蕭相國及開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欲道行而辭婉纔是本乎誠心勿欺乃犯若老泉欲使龍比學蘇張之舌則今以權譎用事失之遠矣葛端調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乎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士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人君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臣下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詞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此段議論可列講筵　葛端調

文言音樂政令自雖宋師曰吾所恐雖孤臣當里之事[illegible]
為軍備孫軍言雖雖家貧又曰本朱雖至此孫軍吟此其家不貧[illegible]
以朔嘉卦之公卦拾墓輔卦之[illegible]
失帝主與墓卦言下五對[illegible]今以[illegible]
王言論　李德裕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嘆張華顧傍游而不獲裴頠勸廢賈后華咎以庶可優游卒歲傅亮質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昏（尚何暇復理朝廷之事耶可嘆）鮵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

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不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睢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艸孫去而不困其次劉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比論從來未發）

觀公自道之言則知朋黨之流禍不獨害於爾國亟於爾家矣可不惕哉

（萌端識）

○豪俠論

李德裕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望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失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無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惟鋤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統于承基為承乾賊于志寧也其孰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惲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戴義之無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

不能成、雖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有分裂無所顧惜、繇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分別精鑿可為氣節人吐氣、葛端調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畜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輦粥、儉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

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閑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鷄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麗階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慨奬善論　葛端調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疏於劇孟且夫周文有閎夭而禦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趙彭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嘆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為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其

重說不覺複筆力景勁

華坐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是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放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秖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昌若識劇孟朱亥哉

議論既快筆勢轉變不測東萊博議實得力此種 葛端調

賓客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泯知它人不可故再言之）禀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此更天可）皇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寘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濮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一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稀值漢網之疎濶逮乎

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空作孔）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殺錯之客不相注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戲無不繇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尹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宰相不能用在廷之臣而別通賓客以參謀議上疑下忌雖不繇之矣此論可勒座右（著端調）

[illegible]

[illegible]

謀議論

李德裕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患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繇生享其利而自羅其害謀潤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犯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逾密

代公常為西北邊將帥論西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深確　葛端調

代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為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為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地鮮不繇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破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荊舒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為政戎狄乃亂華矣

所以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奇論亦格論○葛端調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偁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伏透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佺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紗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紗故休文長於

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恥於音韻（曹植七言詩有四泥諧旅四韻三祭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猗于元勛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辭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歲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也○此論在當時與韓李言文之旨頗合（滿調）

任臣論

李德裕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齪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人亦不害國惟異於人者可以懼矣世所謂差人也何者陳侯愛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社之夢屠黍偁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為之先兆（此下有訛脫）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利也鷄鶡止於魯郊下展禽之故也鵶鵶集於魏沼不用管寧之應也是以鸜鵒來而師乙嘆鵬鳥至而賈生懼戴鷄（一本作）巢張臻（一本作）悲鴞禽尚能為害況異於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雊之變魏明樂以酬身不免鷹揚之恨可以儆戒哉

起數語簡潔有體○曾端調

人物志論

李德裕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為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倘調盈虛術輕重唯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比商鞅鞅鞅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為跞能、是不辯其精粗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為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多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偁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

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顧與漢王桃戰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為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為灘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為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爾也

辨駁精至葛端調

朋黨論

李德裕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隻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特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天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深快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入

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怪哉、大道之行、當虀粉矣、

刺骨語○葛端調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樝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石顯、所以得蠹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英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

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此論有弊○葛端調

○方士論　李德裕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啟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鷄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冀不在於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多端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于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

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邇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

謙論平正却起淫駿發葛端調

小人論

李德裕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飜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僻者疎遠之則無患矣飜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惟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鴞食椹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鴞遠矣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宰嚭遺翟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饑寒莫保性命於高戴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資於道（過正之言）拾金於野（微傷于快）若能識廉恥而不為是有償金

者之行矣若能忍饑餓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子覩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鋋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平生杯酒相慰樂遇事難則從而下石此昌黎所嘆也然不如此文深切著明使此輩讀之當魂魄俱悚葛端調

近世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顓騫二篇顏子名犯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若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强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惟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惟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衆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

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蔡藿蘇是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右僕射陳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怒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特中李司空困於艱阨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瞑號於上帝似蕭望之者此謂故淮陽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

好叙法

華法閒渾精深。為者萬之社。

葛洪語

鐵堂均之九坊
韋丞相

乾坤幸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